佛七心旅

見豪

閃電般的時光，一倏即過，所留下的是令我窮追不捨的時跡—腦中似乎還充滿著方格裡密密麻麻的文字，還清晰地映現著香燈執事上的工作細目：山珍海味、四果、供菜……。曾幾何時，我竟已身處肅穆的壇場中，面對莊嚴的西方三聖了；磬聲已響，佛號聲已起，佛七的步伐已邁出了，放下吧！放下吧！

這是佛七第一天第一支香時，自己努力地在清理心裡的垃圾，希望能留出空間，讓未來幾天的彌陀名號，能優遊自在的在內心中，不斷地迴旋著。

「豪師兄！你打地鐘時，木魚聲怎麼模糊不清，糾在一起呢？眞難念……」翰師兄瞪著大眼睛，一本正經的說著。

「眞的哦？我……」僅管自己也察覺到了，但是却以驚訝的表情、疑問的態度，對自己加以掩飾，保護一番。

是的！每一次當我接過地鐘後，我清清楚楚的聽到自己混淆不清的木魚聲。是僵硬的雙手失去了它的靈活呢？還是自己的心如木魚聲般的混濁、糾纏呢？

「不要猶豫，雖然小聲，但也要有精神」下午繞佛打著小木魚時，突然聽到殿主的提醒。「猶豫」，對！就是它，長久來，多少的猶豫，以致於使自己常常裹足不前。這次佛七對於殿主的內護安排，也曾猶豫過，心想木魚打得好的人多的是；況且自己地鐘也不行，那麼爲什麼要給見豪這個機會呢？雖然自己很高興學習，但是相信：一個對自己懷疑的人，在一層的顧慮下，是無法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……從這件事情，再度清楚地看到自己心態的不穩定，誠如師父所說的，還須透過別人的語言，才能肯定自己，這樣子要在見聞覺知上產生一分的自在心，那距離是遙遠的，這樣的修學是不夠的。面對著佛菩薩的慈容，由清晰到模糊，一拜接著一拜，只願自己在往後的修學中，能因爲自己的付出與賣力，早日找回健康的自我。

× × ×

隨著香數一支一支的增加，見豪的脚也愈來愈痛，不斷地在每一支香調整、改變自己的打坐方式—往前坐、往後坐、加上坐墊、減少坐墊…所有可能的方法都用盡了，可是雙膝並沒有因此獲得舒服感。有一次，正當自己感覺受不了時，師父和糾察都不在，如此的偷心，使我投降了，就這樣接連二、三支香，只要脚一痛就似乎理所當然的鬆腿了，所以每次總是毫無成就感的打完一支香。

直到有一次師父開示「打坐是坐得最穩、坐得最久的姿勢，出家人一定要耐得住坐……」聽在自己的內心裡，眞是慚愧萬分。往後的幾支香裡，我相信它的疼痛一定是有增無減的，但是我不再全心地去執著它的疼痛了，偶而在它太過分時，咬著雙唇、捏著拳頭，隨著彌陀名號，一支香坐過一支香。

對於臭皮囊的色身，愈是一分的執著，只是添增解脫道上的絆脚石罷了！唯有即時的踢開，才可在安全平穩的大道上邁進。

× × ×

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當佛號聲漸漸轉快，正準備向西方衝刺時，突然左鞋掉了，「沒關係」還可跑，「南無阿……」一句佛都還沒念完，右鞋也鬆了，這下不理理它們可跑不了了，可是這一就擱距離愈遠了，再不加油是來不及的，可是…唉！怎麼兩脚鞋子同時又鬆了呢？在這種生死決定的時刻是不容許停留、躭誤的，但是眼看自己的行動已防礙到了別人的前進，因此一落後，再落後，最後我跑離了軌道，竟在布幔前停了下來，師兄跑了、佛號聲遠了，這時候內心充滿孤獨與難過，也在這一刹那眞正體會到跑西方的意義—當自己身處行列中時，並不覺得它的可貴與迫切，有時甚至會覺得好玩，可是一旦自己離開這佛國之路，落寞之感竟如此強烈湧出…，「南無大勢至菩薩…」師兄們堅定，大聲的佛號聲又近了，似乎是一分的呼喚與提攜，勿再逗留與追悔了，是該再上路了…。

× × ×

幕落了，眼前的壇場已消失了，但願三聖的莊嚴慈相能清晰地烙印在每人的內心裡，乃至佛七中個人所得的一點一滴的啓示，都能在自己的心中不斷的迴響著…。

古道照顏色

感後讀傳師大池蓮

「布衣暖，菜根香」在樸質的出家生活中，洗鍊出寬廣的胸襟，開發心靈的智慧，洞悉生命的眞價值，他踏著肯定穩健的步伐，行脚施施，所到之處，四周爲之光明與祥和，這是我們景仰的蓮池大師。

父親是一個循循儒者，母親淑性善容，自小就培育出大師學行朗然的器度，完成世間人道的楷模。十七歲就登上了科舉仕途，當家裡賀客盈門，正是一番熱鬧場面，大師却坐在案頭前揮筆霑滿墨汁，篤定的寫下「生死事大」，世間最榮耀得意的境遇絲毫沒有遮住他的視線，遲緩他的脚步，他對自己的生命付出了盈溢的誠懇與尊重。

大師的學識是深厚淵博的，智慧是超越卓群的，但是他對理想的追求、實現，以及對生命的表達方式，却是穩紮穩打，一脚踏好緊跟著跨進一脚的，就像鐘擺，永遠穩重，不易規矩。出家後他將心頭從禪的透視中，明心地的灼熱感完全導引在念念佛號中，放準在行事合規中矩上，他儘管見識已臻不凡，却仍行脚「千里萬里，親近善知識」，雖以品行見重。依然翹誠禮佛懺悔，常說「懺以理爲正，以事爲助，雖念實相，而三業翹勤，亦不相碍」，這是大師的篤實，貫徹他的一生直到弘願的完成。

大師把生命的熱力，隨緣盡事點燃了四周的火炬，照耀群生。一次大旱，雲棲寺附近的居民請大師求雨，大師的回答是「不行，不行，我只曉得念佛誦經，其他的法術一點也沒有」，後來推不過大衆懇切的哀請，於是大師「領著大衆」薰沐清淨，誠心誠意，口宣佛號，循著田埂而行，行過之地一忽兒便一陣傾盆大雨，沛然而下，大家歡欣跳躍，羅拜在大師之前，大師却只是溫和的笑著說這是大家虔誠的心力所致，並要大衆懇切念佛，發明心地，足見大師對人對事的誠懇與悲願。也因此能發出不可思議功德，這正是佛子踐履佛法的氣慨—平凡處見其不平凡！

人成佛成，大師以篤實與誠樸，完成對自己生命的交待，對他人生命的尊重與珍惜，他的肯定與信心，給予我們莫大的勇氣——一個追求出世間法的人，並不是死亡的那一刹那才是追求或出世的完成，應該是在整個生命歷程中，把握住每個因緣，散發出自己的熱力，肯定「諸惡莫做，衆善奉行」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洗鍊中，求得一步步的提昇與淨化。

■自運

佛七掠影

見咸

一—洒淨

洒淨的行列，在香光寺殿宇間魚貫的穿梭著；像一條小龍昂然愼重地巡遍界內的每一寸國土，每一滴的甘露水，和著朗朗的咒語，塵埃的心落定了，雖然你看不到什麼，但是確切的：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神聖和清涼。

二—止語

如果說根根能互用，這時可就派上場了，平時不覺得心的散亂放逸，等逼著嘴巴要緊閉時，才發覺怎會說了那麼多的廢話。

「口止心不止」，不是嗎？如果心也止了，佛怎麼念呢？觀莊嚴的佛像，稱了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看到牆上的法語，也稱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進了齋堂，面對豐盛的菜餚，還是「阿彌陀佛」，迎著護七師兄關切的眼神，仍是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就是這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它代表了我一切的恭敬，感恩和欣喜。

明白了，我的口是眞的止語了，但是這個心卻是從沒止過，因爲它必須一直不停的稱念「阿彌陀佛」，直到「是心作佛，是心即佛」時才教停呢！

三—繞佛

一步一步雖是那麼地緩慢，却是無比的堅定和踏實。此刻一點都不孤獨，走在踽踽的行列中，似乎西方淨土就在眼前，我們不就是朝聖者，正懷著殷切，虔誠的心向目的地邁進？

低沈的佛號在寬敞的佛堂中廻盪著，綿綿密密，似細水般，從心的最深處流出，又清清楚楚地注入佛子的耳根，一圈、二圈，眞希望這隊伍永不停止。我眞的感覺自己是走在朝聖的路上，阿彌陀佛正在遠處向我招手，「歸來吧，遊子，爲什麼還要在六塵中徘徊，在五欲中迷惑，爲什麼還念念不離這五濁惡世呢？」

要，我一定要歸去，我再不躭着這婆婆，等著我，慈父，迷途的羔羊終要回到清淨安樂的佛陀家園。

在淚眼婆婆中，路模糊了，人也模糊了，只有我的心不模糊，因爲我明白，走完了這有形的一程，還有更長的一段路要我去完成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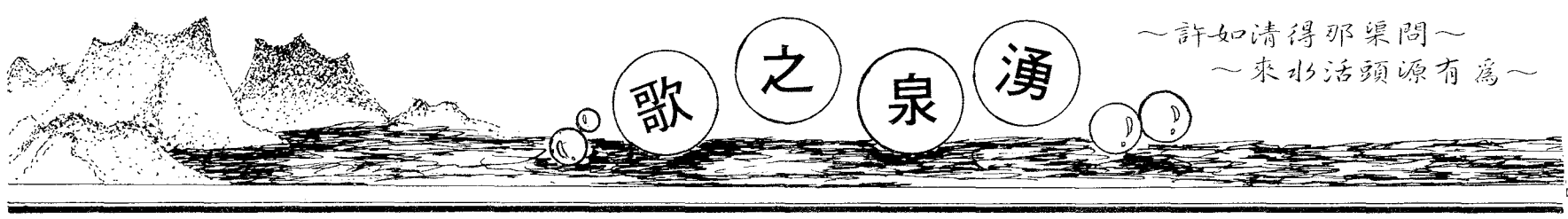
四—誰是贏家

三聲木魚甫落，告訴自己這支香絕對不准睡著，念著佛號，觀想著佛的相好光明，似乎一切順利。

一陣晃動，從驚嚇中醒過來，我知道我又輸了，而且輸得好慘，連睡魔護七同修幾天來的護持，也提醒大家怎麼盤住我，一點都不自知。最後一支香，在佛前深深地拜了下去，菩薩！讓我清醒吧！難道眞的是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？「不可以輸！」我心中吶喊著，想想生死的可怕，想想輪廻的路險，想想出家所爲何來，想想師長的期待，睡魔，我不怕再跟你比試。

五—未完的佛七

五天，是稍縱即逝的，還記得籌備時，殷切的期待—我們終於有長期的念佛堂了！如今卻是佛七結束的日子。問自己：是否有一點的體悟？還是白白的空卷？眞的是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「佛七就是佛七，少掉的兩天還要找機會補」，大回向禮祖畢，師父要大家互拜，並感謝常行精進。

「我願如是佛自知，畢竟當來得成就」此時別無他願，只要求自己日日不忘彌陀，念佛堂正門四個大字「彌陀念我」，此刻應是「我念彌陀」。佛七永遠不會完，縱在忙亂之中，或在存亡時刻，只要我一心念佛，佛必與我同在！